



花灯
小喜剧

云南人民出版社

5.747

责任编辑：黎 方
封面设计：刘绍奎

花灯小喜剧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丛书林第100号》
安宁县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字数：140,000
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2,800

统一书号：10110·817 定价：0.45元

目 录

拆 墙 (现代花灯剧)	
.....陈正庆 原著 孙绍文 移植 (1)	
赛雪梨 (现代花灯剧)	
.....余笑予 谢 鲁 原著 但 平 移植 (25)	
破镜重圆 (现代花灯剧)	
.....唐培中 王德现 宋 虎 (53)	
“蜂王”送蜜 (现代花灯剧)	李祯祥 (74)
两个急诊 (现代花灯剧)	杨 辅 (91)
一箩鱼 (现代花灯剧)	徐 志 (109)
今天我出嫁 (现代花灯剧)	戴 旦 黄嘉授 (122)
核桃林里多欢乐 (现代花灯歌舞)	马紫钟 (136)
货郎卖花 (传统花灯歌舞)	王鸿昌 整理 (144)
闹菜园 (传统花灯剧)	
.....柯家国 口述 柯家国 黎 音 整理 (154)	
张三借靴 (传统花灯剧)	
.....张万青 口述 张学成 陶 器 整理 (167)	
花园晒鞋 (传统花灯剧)	黎 方 蒋世凯 整理 (180)

拆 墙

(现代花灯剧)

陈正庆 原著

孙绍文 移植

人 物：牛老大——四十余岁，生产大队长。

马老二——三十余岁，生产小队长。

焦刺梅——四十余岁，牛的老婆。

硬冬花——三十余岁，马的老婆。

时 间：“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春天。中午。

地 点：台中一堵矮墙，把一个院子分成两半。台右牛家院中，一树桃花绽开，树下一眼水井，井台高出地面，迎面墙上挖了一个拱型门洞。台左马家院中柳枝吐絮，随风摇曳，树下有一猪圈，有一道门通往村道。两家院中各有石桌、石凳。

〔音乐声中幕启，焦刺梅端着鸡食盆高兴地上。〕

焦刺梅 咕咕咕……快来，快来吃……（撒食）

（唱）春风吹万家，
喜鹊叫喳喳。
声音清脆象说话，
对着我把喜事夸。

娃娃他爹又选上大队长，
社员们鼓掌拥护他。
从今后再不用担惊又受怕，
养窝鸡也无人再来“割尾巴”。

咕咕咕……（撒食，数鸡）

（念）一二三，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芦花鸡，矮脚鸡，

没尾巴的松毛鸡，

一身白的来杭鸡，

一身黑的欧洲鸡，

黄瓜爪的洛克鸡，

红冠子的大公鸡，

花不愣登麻母鸡，

还没叫的笋仔鸡……

数过来，数过去，

一个东，一个西，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

只、八只……哟！

咋不见我那只黄母鸡？

（叫鸡）咕咕咕……。

（唱）黄母鸡下蛋下得密，

打失了那就太可惜。

（忙跑进屋找鸡）

〔硬冬花扛工具收工回家，树上乌鸦叫，她赶飞乌
鸦。〕

硬冬花 咳，这讨厌的乌鸦！

（唱）墙那边喜鹊声声唱，
我这边树上乌鸦闹嚷嚷。
世事变化象流水，
想起来叫人心里凉。
日头当顶才歇工，
打水做饭又要忙一场。

〔硬冬花进屋。焦刺梅从屋里跑出。

焦刺梅 这只挨刀的鸡到底跑到哪点去了。（拿一个草墩搁在石桌上，站在草墩上向马家张望，叫着）咕咕咕，咕咕咕……

〔硬冬花出屋。

焦刺梅 哎，冬花，见到我家那只黄母鸡没有？

硬冬花 （开玩笑地）哟，我把你那只宝贝鸡杀吃了。

焦刺梅 啊，难怪你家院子里有鸡毛呢。

硬冬花 嫂子，你把水沟洞眼都堵了，这鸡咋个还跑得过来？我是和你开个玩笑呢。

焦刺梅 水沟洞眼堵了，我看这墙也飞得过去呀！

硬冬花 就这么大个院子，没有见着，咕咕咕。嫂子，没有……。

焦刺梅 没有？水缸里还能把鱼放跑不成！

硬冬花 不信你过来找找看。

〔硬冬花进屋，焦刺梅跳下石桌。

焦刺梅 刚才我还听见鸡咯咯的叫嘛，它能跑到哪里去？我咋个看着马老二家婆娘脸色有点不对，八成是见我男人复职当上大队长不服气，拿我的鸡寻报复，

对！我再给她在墙上记一笔，（在墙上划个记号）
鸡找不着日后好算总帐！

〔硬冬花提水桶出屋，听见猪叫声……

硬冬花 莫叫，等水打来再喂你。

焦刺梅 哼！打水？我叫你打嘛，我叫你打不成！

〔焦刺梅急忙拿井绳进屋。硬冬花来到井边，不见
井绳……

硬冬花 嫂子。

焦刺梅 （边捡葱边慢慢上）哪样事嘛？

硬冬花 这井上的绳子呢？

焦刺梅 绳子？有人用没人管，断啦！

硬冬花 刚才不是还打水的嘛？

焦刺梅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到你用时偏偏就断了。
你说怪不怪？

硬冬花 嫂子，断了拿给我接起来。

焦刺梅 断成一节一节，接不起来了。

硬冬花 嫂子，我是哪里把你得罪了，你咋个对我耍这个态度？

焦刺梅 哼！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自己做的事心里明白。

硬冬花 （强作笑脸）嫂子！

（唱）多年来我们同住一个院，
你帮我我帮你相处赛蜜甜。
风雨十年整，两家把脸翻，
错整了牛大哥蒙受屈冤。
我不该在院中砌墙划界线，

害得你没出路把门胡安。

到如今拆掉院墙要朝前看，

人和好让院子变得更宽。

焦刺梅 对啦，对啦！再不要耍你的嘴皮了。

（唱）莫在我面前把戏演，

看你说得好简单。

这堵墙砌起容易拆起难，

硬冬花 （唱）两家动手今天就拆完。

焦刺梅 （讽刺地）啊哟哟，不敢拆、不敢拆，你是革命派，拆了墙这界线就划不清了！

硬冬花 嫂子，过去都是我的不对，现在就不说这些了。

焦刺梅 哼！现在到我算老帐的时候了！

硬冬花 嫂子！（为难地）嫂子……

焦刺梅 叫声妈都不行！嫂子嫂子叫，格是撑多了，我还等着做饭呢。

〔焦进屋。硬冬花无奈何，自知理亏，提水桶回到自己院子。

焦刺梅 （得意地出屋）哼！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咋个晓得小锅是铁打的。

〔后院传来猪咬架声。

硬冬花 （生气地）老母猪！你死命的咬，格是叫着去挨刀！

焦刺梅 唉！水没打成她就指猪骂我呀，哼！听我的！（指墙那边）这只死瘟鸡，你就芝麻大点命，还想飞上天呀！这十年来我没瞧见哪个把犁弯拉直，把称砣捏扁了。再整我男人，我男人照样还是当了大队长，

看他胳膊还能扭过大腿！

硬冬花 哎呀呀，你们看，说话好神气，明明在指桑骂槐嘛，咳！你不是饶人货，我也不是省油灯。俗话说：“软处好挖土，硬处好打墙。”我看她把我的七尺长还能砍成八尺长。我这嘴又没有被针缝着，光由你说，不准我说。（指墙那边）老母猪！你听着……

〔焦刺梅放下手中活计，隔墙听着。〕

硬冬花 （唱）老母猪呀你莫叫，
竖起你的耳朵听根苗。
槽里有食你快嚼饱，
莫要疯颠闪着腰。
八月十五不杀算你运气好，
腊月二十三少不了挨一刀。
打开肚膛，把你架上吊，
肠子肝子腰花一齐掏。
剥你的皮来拔你的毛，
大砍小剝一锅熬，
到那时看你还张嘴叫不叫？
臭猪嘴放在火上烧得黑又焦。

焦刺梅 哎呀！好一个硬冬花，把我骂得好狠。呸！你再听我“刀子嘴”的……

（唱）老母鸡你莫喜欢，
老娘有话你记心间。
你只会咯叨咯叨下个蛋，
有本事你叫亮五更天，

莫要疯狂把蛋打烂，
连同子孙后代一起完。

硬冬花 哟！（气急跳上石桌，扒在墙上）“刀子嘴”！你嘴放干净些，我今日一再给你陪不是，你可不要得理不让人！你到底骂的谁？

焦刺梅 （跳上石桌）我骂你！

硬冬花 你为哪样骂我？

焦刺梅 为哪样？你把我的鸡丢进狗肚子里去了。

硬冬花 谁把你的鸡丢进狗肚子去了？

焦刺梅 刚才还承认，转眼就不认帐啦？

硬冬花 你血口喷人！

焦刺梅 赔我的鸡来！

〔二人吵闹不休……〕

硬冬花 “刀子嘴”，水你不让我打，就够你的一百分了，你今日无事生非骂我是为什么？

焦刺梅 为什么？你想，过去，你做得出初一，难道今天我就做不出十五。水不让你打，这还是轻的，哼！耗子拉称砣——大的还在后头呢。

硬冬花 后头咋个？还能变老虎吃人，我男人也是队长！

焦刺梅 哎哟，啧啧啧，你男人才是个芝麻大（比划小拇指）的小队长。

硬冬花 小队长咋个？

焦刺梅 以后当得成当不成还不一定呢。

硬冬花 好，你男人有权了，要杀要斩随你的便。（下石桌哭了起来）

焦刺梅 哼……（冷笑）你晓得哭啦，往后叫你哭的日子还

多着呢！（跳下石桌）哎！只顾跟你吵，我锅里煮的饭都糊了。（急跑进屋）

硬冬花 咳！我是哪辈子作了孽，这辈子才结下这个对头星？气死我了！（出门看了看）这时候了，娃娃他爹还不回来？（进屋）

〔马老二拿着三中全会文件高兴地上。〕

马老二 （唱）公社开完会分外高兴，
学习文件开了我的心。
三中全会精神把路引，
讲团结向前看四化征途有明灯。
想过去我和牛老大有矛盾，
隔阂结了十年春。
到如今冰消雪化寒冬尽，
我二人公社会上交了心。
从今后牛马合成一股劲，
要当好建设农村的带头人。

墙呀墙，自从砌起你，把我和牛大哥隔开十几年，
今天到拆墙的时候了，哈哈哈……。

硬冬花 （出屋）他爹，你可回来了……我……（放声大哭）我不想活了！

马老二 你这是咋个啦？

硬冬花 我受不了啦。

马老二 病啦？咳！医疗站就在村里，快去看。（扶冬花）

硬冬花 我没病。（哭着）

马老二 没病？这么大的人啦，为哪样哭嘛？

硬冬花 我们这日子过不了啦，连一桶水都打不来。他

爹，在我们院子里挖个井好啦。

马老二 你说胡话，并不是在那边院子嘛。冬花，还是你说的对，我们应该把墙拆了，往后吃水方便些。

硬冬花 什么？拆墙呀！

马老二 对！你过去不是常叫我快把这堵墙拆了，和牛大哥把疙瘩解开，我一直不放心。今天在公社开了会才知道你这位高参的点子同三中全会精神合得在一起，我就听你的，下午拆墙。

硬冬花 听我的？听我的就错定了！不拆墙人家唾沫星子就淹死人，拆了墙怕连人都吃得掉。他爹，快把这墙再砌高点。

马老二 你是咋个搞的，刚才我还表扬你，你咋个转脸就变卦，你过去说的……。

硬冬花 过去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今天才知道胡椒面是辣的！

马老二 嗯，听口气是你又和那边吵架了？

硬冬花 嘿！那边无事生非，说我偷了她的鸡，借这事来刺人骂人，这明明是欺负人嘛。（哭着）

马老二 是真的？

硬冬花 我什么时候哄过你？

马老二 （气上心来）这婆娘……（又忍住气，劝说冬花）都怪我们过去有眼无珠，把世事没有看透。从前和牛老大领导生产有分歧，文化革命人家整他，我们不该跟着打和声。牛嫂子有气，我们要忍，要让。今天公社党委扩大会上，我同牛大哥学了文件，听了报告，就主动在一起谈了心。虽说牛老大

的脾气是顶倒墙连土担的死牛筋，可今天他同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听了牛大哥的话，决定把这打下十来年的墙拆了。

硬冬花 我说你呀！真是面捏的耳朵，人家给你根麦秸草，你就当檀香木拐棍拄了，说的好顶个屁，他爹，你听我说。

（唱）你到公社开会三天整，
家中只剩我一人。
要打水井绳找不到，
“刀子嘴”更比刀子快三分。
墙那边指鸡骂狗将我问，

马老二 骂哪样？

硬冬花 （唱）骂我推人下水不是人。

马老二 那是真的还怕她说呀，

硬冬花 （唱）人家越骂越起劲，
好比刀子刺我心。
你知道你的婆娘嘴又笨，
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唇。
今天骂我不打紧，
怕的是接着祸事到家门。
牛老大那个死牛筋，
他不会得理来让人。
刚才吵架是引火线，
他爹，你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马老二 咳，骂人没有好口，打架没有好手。婆娘家说话信不得，不要想得太多。

硬冬花 什么？想得太多，我想不多，怕你多阵头掉了还不知是咋掉的。你听我说，为了把队上搞好，你把心都贴上了，可现在……

马老二 现在，要牛马和好，我才拼命干。

硬冬花 干呀？人家不要你干，人家要下你的队长呢。

马老二 哪个说的？

硬冬花 牛老大的婆娘“刀子嘴”说的。

马老二 不当算了，只要有比我强的能把队上的事办好，我就让位。

硬冬花 让位？我看下了你的队长才好整你。

马老二 不会的……老牛不是那号人。

硬冬花 不是？谁不打击报复是假。今日“刀子嘴”把话说出来了，婆娘家嘴快，可男人是闷葫芦，你可要小心，不要上当！

马老二 这……（思索踱步）

（唱）听她言倒叫我半疑半信，

思前想后真假难分清？

一路上牛老大他把我问，

硬冬花 问你什么？

马老二 （唱）小队上谁还是当队长之人？

硬冬花 看看，人家月亮里露出弯刀，要明砍了，你还蒙在鼓里。我看这里住不成了，干脆搬走算了。我们鸡蛋碰不过石头。

马老二 好呀，牛老大，你给我灌米汤呀！

（唱）一番话说得我浑身冒火，

却原来牛老大给我暗上套索。

你不该甜言蜜语哄骗我，
你婆娘在家中说话露了马脚。
这堵墙我不拆再斗几回合，
牛和马看谁把谁的皮剥。

冬花，不怕，我们颇着跟他斗到底！

硬冬花 对，他天上下锥子，我地下拿针接，这老好人当不得。

马老二 对！裤子都湿了，就不怕下河，我不出工也在院子里挖个井。去，给我端饭去。

硬冬花 咳，还没有水做饭呢！

马老二 先拿个冷馒头来，歇会我到村子里去担水。离了他的井，还把入渴死不成。

〔马老二进屋，冬花随下。〕

〔牛老大兴冲冲地上。〕

牛老大 （唱）牛老大回村来心中高兴，
一路上唱起歌倍增精神。
和老马说定了把墙拆去，
三中全会春风催人向前奔！

哈哈……牛森他妈！

焦刺梅 （还在屋里切菜，闻声拿切菜刀上）牛森他爹，你开会回来了？

牛老大 回来了。饭煮熟了没有？

焦刺梅 莫问了，你先去找鸡。

牛老大 啊，今日要杀鸡啦？行，杀上一只。

焦刺梅 你想吃鸡，下蛋那只黄母鸡被那边偷去宰吃了。

牛老大 胡说，冬花不是那种人。

焦刺梅 那你说我们的鸡呢？

牛老大 再找一找。我的酒还有没有？

焦刺梅 今日还要喝两盅？

牛老大 心里高兴……。

焦刺梅 那你等着，我到代销店去打。（进屋拿酒瓶出）

牛老大 今天要多打点。

焦刺梅 你能喝得了多少。（下）

牛老大 （上到石桌上喊马）哎……马老弟！（马担水桶正好出屋）哎！快过来我俩美美喝上几盅，下午好拆墙！

马老二 （气不顺地）我吃都吃不上，还喝呢！

牛老大 怎么？冬花没给你做？

马老二 没有水拿什么做？

牛老大 哎！这边不是井，咋不过来打呢？

马老二 算啦！（担水桶下）

牛老大 哎，马老弟！（下石桌）哎，这是咋搞的，是和婆娘吵架了？对，我先打一桶水送过去，给他两口子和解和解。（不见井绳）这井绳咋个不见了？（进屋拿井绳上）这是怎么搞的，一根烂井绳拿到家里去。（打水发现鸡掉在井里）嗯？这井里有什么响？（提上来）这不是黄母鸡吗？这老东西刚才还说被那边偷了，要找不着还不冤枉人家。（对鸡说）快到那边晒晒去。（又打水，提到马老二院子）哎，冬花，冬花！

硬冬花 （开门慢慢地上）什么事？

牛老大 哟！（开玩笑地）你把人使得团团转哟。来，把这

桶水提进去，先做饭，有话好说。

硬冬花 你家的水我们不敢吃。

牛老大 咋个，怕我在水里放毒药啵？嘿嘿，说句心里话，哥哥舍不得害你，来，提去。

硬冬花 （接过水桶）我男人担水去了，不敢劳你的大驾。
（将水倒了）

牛老大 哎，你这是怎么啦？（说不出来）

硬冬花 （边说边进屋）黄鼠狼给鸡拜年——

牛老大 什么什么？这不象两口子吵架的味呀，这话象冲着我来。（思索地走着）

（唱）我一片好心替她把水打，
她气冲冲对我把火发。
冬花这人脾气大，
说话字字象针扎。
莫非老马他变了卦？
莫非他旧病又复发？
难道他又把手段耍？
难道我老牛还怕他！

（提水桶欲走，接唱）
猛想起公社书记一番话，
要耐心细致解疙瘩，
我还是再去把水打——

〔马老二拿着坏钩担、烂桶生气地上。〕

马老二 （唱）一肚子闷气转回家。

（将桶担丢地下）

牛老大 （拿起烂桶看了看）看看看，叫你到我井里去打，